



晒秋 ◎吴有涛

鹿汪的秋天

◎袁旭元

人很奇怪,儿时的经历并不长也不多,但就是难忘。我在南京工作生活了三十年,在鹿汪村仅学习生活了十五年,但记忆深度的部分仍经常在鹿汪村滞留,梦里常常遇见,尤其是鹿汪的秋天。

鹿汪村地处海安市西北角,属海安的里下河地区。呦呦鹿鸣,在水一方。从鹿汪的名字可以推断,很久以前这里应是碧海盈天,麋鹿成群在水中嬉戏游荡。鹿汪村原隶属海安县双溪乡所辖,撤乡并镇后,现归墩头镇管理。毗邻东台市安丰镇、姜堰区溱东镇,距离县城约25公里。从空中俯瞰,整个村庄如同八卦图案,以八队为中心,成圆形扇状蔓延开来,水道交错,纵横通联,鹿汪的任何一条小河均能联通外面的大河,通扬河,串场河,直至长江和黄海。妻子诗意地和我打趣,你哪天开一次船从南京回鹿汪村。

“缓缓飘落的树叶像思念,我点燃烛火温暖的秋天。”穿行在鹿汪秋天的田野里,与秋日的美好撞个满怀。田野其实不“野”,有着里下河独特的水韵风情,微风轻柔,秋阳和煦,上下天光,醉人的稻香绵绵不断地隐约飘来。村里的稻田已被种田大户承包了,以前每家每户的田垄被勾连成一整片,变成一块硕大的稻田。蓝天下金灿灿的稻谷颗粒饱满,沉甸甸的,已经笑弯了腰,好像灿烂的彩霞抖落在田间。沿着田埂漫步,会遇见正忙碌的村民,或看到停泊的小船,人文景象与乡野风光交织成一幅宁静而生动的画面。勤劳的村民们总不舍边边角角的地方,在宅边、路边、田边、河坎等荒地种植一些山芋、芝麻、大

豆等,那些地方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“拾边”。

“路人借问遥招手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秋天的节假日,任何时候在鹿汪村的河边闲步,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人蹲坐在那里,守着钓竿,瞄着鱼漂,静待鱼儿咬钩。有人选择在河边的树荫下,尤其是长着果子的树下面,熟透的果子是翘嘴和鳊鱼的最爱,在树荫下甩竿,秋风徐徐,心旷神怡。有人选择水草边,水草永远是鱼儿的家园,不仅能给鱼儿提供藏身之所,还能带来营养丰富的食物,鲤鱼、鲫鱼都喜欢在此嬉戏,在水草边下竿,就像在鱼儿的“餐桌”上加了一道点心。“快快快,哥,赶紧帮我拿抄网。”哦,邻居阿贵钓了一条大鲤鱼,鲤鱼一会儿拖到东,一会儿拖到南,一会儿又向水草里钻进去,阿贵好一阵手忙脚乱。鹿汪的秋天色彩斑斓,各种颜色的树叶倒映在水中,与蓝天闲云悠悠成趣。钓友们在等待鱼儿上钩时,摇曳的芦苇与水波荡漾着,或捧本书,或看视频,品一杯清茶,脚下踩着柔软的泛黄的狗尾巴草及不知名的野草,时有时无的小狗和小猫在一旁穿梭嬉闹,就这样默默垂钓,点缀了时光的侧面。

“苔溪秋高水初落,菱花已老菱生角。”鹿汪村的部分河道里会自然生长出野生菱,春天时只有稀疏几处,渐渐越长越多。菱叶碎细,漂浮于水面,聚集成莲花状,我们称作菱盘。野菱是鹿汪村秋天最美好的零食之一,可分为两角菱和四角菱。秋天采菱角时,人们常将洗澡用的长木盆缓缓放在出口“跳码”边,小心翼翼地坐在木盆中间,两脚放在水中保持平衡。菱角叶

和茎有点刺激皮肤,高水平的人能将脚收在盆内,保持平衡自由划行。人们在碧绿的浮萍间慢慢地划动,哼着轻柔舒缓的小曲,贴着水面采菱。菱角有老有嫩,摘到嫩菱角,如莲花般轻轻地剥开,一股清新的味道迎面而来。菱可生吃,也可熟食。《随园食单》写道:“新出之栗,烂煮之,有松子仁香。……新菱亦然。”这里的菱应是新摘的老菱。老菱熟食,方有松子仁的香气。

“我会调和美鳝,自然入口甘甜。”鹿汪村河道纵横,沟渠密布,自然而然就有了野生黄鳝。秋天的黄鳝体壮肉紧,味道也更加鲜美,“黄鳝秋肥口味佳”。炒鳝丝是鹿汪村仙人洞酒家的招牌菜,相传20世纪90年代,一位县领导到双溪乡检查工作,晚上在仙人洞酒家吃饭时,对炒鳝丝这道菜赞不绝口,后来带家人来光顾过好几次,且每次都打包几份带给亲友品尝。炒鳝丝是鹿汪村秋天的美食之一,当然,鹿汪村本地的大螃蟹更是不可错过的美味。十一组的村民阿兵将几个鱼塘和岔港整理成片养起了螃蟹,螃蟹个大体肥,背青肚白、脂满肉鲜,现捞现煮现吃,味道堪比湖蟹。另外,老菱炖老鹅,菱淀粉多,吸足了肉的油水,味道更佳,肉也变得香而不腻,还有金黄的藕饼、扁豆菜饭、河蚌涨蛋……

前几天,我接到老表电话:“阿元啊,你家的柿子红了,赶快回来摘啊,要不然全被麻雀儿啄光啦。”“哈哈,好啊好啊,下个双休日回去,不过,树顶上的柿子就留给鸟儿吃吧。”因为我喜欢看蓝天,一群鸟儿围着橘红色的柿子翩然起舞的欢腾热闹场面。

与共和国同行

◎张新明

1949年12月,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,开启了与共和国同行的漫长岁月。

回首往昔,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。新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,虽然步伐有些蹒跚,但每一步都充满了坚定和力量。

童年的记忆中,父亲在通棉二厂工作,每天刚蒙蒙亮,就起身准备上班去。那时没有交通工具,父亲从十字街步行去上班。厂里的规章制度很严格,不能迟到早退,上班铃声响了,一只脚跨进车间的门槛另一只脚还没跨进去,就算迟到,取消当月评奖资格。父亲风雨无阻,从未迟到过,给我们兄弟姐妹树立了一个遵章守纪的好榜样。

母亲是在官地街范家宅子里一家玩具厂工作,那时每月八元工资,工作服是自己带的袖套和围裙,另外每人还要带一张爬爬凳劳作时用。那个年代家里兄弟姐妹多,都是大的带小的。我放学后就去幼儿园接小弟弟到玩具厂等母亲下班一起回家。我目睹了母亲所在的玩具厂白手起家,从小到大,就是如今人民中路“南通市开关厂”前身。看着父辈们辛勤劳作,奋斗不息。

我从小看的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、黄继光舍身堵枪眼,读的是视死如归女英雄《刘胡兰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,唱的是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,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成长,知晓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,一路风雨兼程,历经磨难。

中学时期,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,他日记里的话语至今还记在我脑海里: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可是,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,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……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去做好人好事,到汽车站帮旅客提行李箱,起大早跟环卫工人去倒马桶,帮拉板车工人推车过桥,事情虽小却培养了我从小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。

青春岁月处于特殊年代,一声令下,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远离熟悉的城市与亲人,来到乡村,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,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烈日下,我挑着沉甸甸的河泥,一步一重负,汗水浸湿了衣背。肩膀上的扁担仿佛烙铁,磨得又红又肿,哭笑不得。老

农说这就是挑担人必须经历的“肩三脚四”的过程。双手紧握锄柄,粗糙的木质磨砺着掌心,时间久了,便磨出了血泡。每当用力过猛血泡破裂,疼痛钻心,直至手上磨出老茧,闯过劳动关后,得到贫下中农的信任,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。

最使我难忘的是队里的王老太和陶老爹这两位五保户老人,没儿没女,日常生活中的粮草、夏天的蚊帐凉席、冬天的棉被棉衣棉裤等,在我当会计的日子里,都给两位老人安排得妥妥帖帖。记得那年我回城,坐半夜三点钟的内河轮船,两位老人满含泪水、拄着拐杖前来送行,嘴里嘀咕着,我们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姑娘、这么好的会计了。那段知青岁月成了最真实的印记,也是我在今后工作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支撑。

知青返城后,尽管岁月已悄然偷走了我的大好年华,可心中那团对生活的热爱之火从未熄灭。为了弥补失去的年华,为了重新跟上时代的步伐,我白天工作,晚上充电,如同久旱逢甘霖的禾苗,拼命汲取知识的养分。无数个夜晚,灯光下的埋头苦读,教室里回荡的对知识的急切叩问,是对失去时光的奋力追回,也是能在企业里从一个普通会计到财务科长再到财务高管的铺垫。我经历了计划经济、市场经济、改革开放的变革历程,曾两次被南通市人民政府授予“先进财务工作者”(每五年评一次),以及主管局、企业的“先进生产者”。

退休后行走在夕阳路上,重拾文学梦,走进老年大学选学“文学欣赏与写作班”,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,用文字与自己的心灵对话,我手写我心。感激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,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,都成为我创作的源泉。

如今,共和国已走过了七十五年的光辉历程,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。我也从一个懵懂的孩童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。虽然岁月在我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,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却让我的内心永远年轻。



邮箱:wyhappy781@163.com
电话:13862740669